

5年前她是钢琴“天才少女”,如今是“中国最红的钢琴家”之一 除了手快,她还敢穿 王羽佳昨晚在杭州炫了一把

本报记者 陈宇浩

五年来杭州大剧院演出时,加在王羽佳前面的头衔还是“天才少女”,时隔五年,这个前缀变成了“中国最红的钢琴家”。

昨晚,王羽佳搭档“指挥沙皇”捷杰耶夫以及慕尼黑爱乐乐团,在杭州大剧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姆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马勒:第一交响曲》两首技术难度超高的曲目,让杭州观众亲眼见识到了网络上最著名的“无影手”。

面对记者,王羽佳也首次透露了许多粉丝一直好奇的、自己弹到兴奋时神秘的“喃喃自语”,“其实我就是在唱谱子啦,这样不容易紧张”。



翻看百度百科,王羽佳的词条简单到有些寡淡:世界青年钢琴演奏家,国际钢琴演奏者,毕业于柯蒂斯音乐学院。

而眼前的她,利落短发、吊带背心、渔网袜、露脐透纱……一身全黑穿搭,如果不说是弹钢琴的,王羽佳可能会被认为是纽约曼哈顿区的哪个先锋潮人。

刚坐下来,这个北京大姐的手指,就在大腿上来来来回回地敲,默练着钢琴指法,小麦色手臂的肌肉线条,透出古典乐舞台少见的“健康感”。

聊到开心的时候,她会抓住旁边捷杰耶夫的手臂,摇动身体。一头花白头发的捷杰耶夫就慈祥地侧着头看她,像看自己的女儿。

至今,许多钢琴教材里示范弹奏的视频,用的还是王羽佳录的版本。难怪这些年来,王羽佳已经超越郎朗和李云迪,成为越来越多琴童家长心中的优秀范本——9岁进入中央音

乐学院附小,14岁就远渡重洋前往柯蒂斯音乐学院(类似古典音乐界的霍格沃茨)求学。

2013年,她来大剧院弹的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很多人看完后惊愕“这个手速实在太凶残了”。

2015年的专场之后,之后的2016年、2017年,王羽佳都没来杭州……国际乐坛有消息说,王羽佳闭关苦练,攻克了贝多芬的奏鸣曲《锤子键》(Hammerklavier)。这可是独奏钢琴作品中难度最大的一首。

有外媒曾评价,就算完全不懂乐理的音乐小白,也能轻易被王羽佳的钢琴声所感染。出神入化的手速,还有丰富的肢体语言,甚至弹到激动时,常被摄像机拍到在自言自语。

昨天聊到这个问题,王羽佳少有地害羞起来,“是吗?啊?我自己好像也没注意哎”,

低着头想了想,她又说“应该就是跟着弹奏在唱这个曲子”,她说,这也是自己缓解紧张的一种方式,“唱着唱着,就更放松了”。

会穿,敢穿,也成了王羽佳在当今古典乐坛的符号,纯粹只因“我喜欢”。在庄重肃穆的英国皇家节日音乐厅穿亮黄色的透视装,穿10公分的高跟鞋演出,更是家常便饭,如果被媒体diss了,下一次,她会换更高的跟。

王羽佳说,每场演出怎么穿,全部是自己决定的,她会根据演奏曲目的不同,换不一样的衣服。比如这次演奏的是《姆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大师晚期的作品,夹杂了更多的纠结和忧郁,所以王羽佳选了一身黑的装扮。而之前她录制《姆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时候,就选择了亮色来穿,“因为那首曲子像大海一样富有朝气”。

继《我在故宫修文物》后,这位杭州导演又拿出一部纪录电影《一百年很长吗》 萧寒:向那些用力活着的人致敬

本报讯 由杭州籍纪录片导演萧寒执导,历时两年,行走十万公里拍摄完成的纪录电影《一百年很长吗》,将于12月1日在全国正式上映。

昨日,趁着电影在杭州路演,钱报记者专访了萧寒。

《一百年很长吗》是萧寒继《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后,第三部走入院线的纪录片,讲述了两个普通人从2017年到2018年的坎坷生活。

一位是从乡村到城市、打拼十年的90后小包工头黄忠坚。从这位痴迷蔡李佛拳和舞狮的小伙子,和女友张雪菲吵吵闹闹的小情侣生活开始,到两人不顾女方父母反对登记结婚,小两口没过几天幸福日子,却意外发现怀着的孩子心脏有问题,于是在毅然生下孩子后,小夫妻不得不筹钱做手术……

另一位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做了一辈子马鞍的老爷子阿合特,家里欠了不少债务,大儿子是个浪子,小儿子继承家业,但侄子尿毒症需要肾移植。家中唯一的壮劳力小儿子决

定去配型捐肾,儿媳妇坚决反对……

两个小人物这一年间生活之曲折,就像剧情片一样。而实际上,这是一部纪录片。

一个纪录片导演是如何发现并拍下这些富有戏剧冲突的真实情节的呢?

“靠老天帮忙,也得益于我们的勤奋和努力。”萧寒说,“我们花了半年时间调研了100多个手艺人,最后选了十几个进行拍摄。有在香港搭粤剧戏棚的,有在绍兴做黄酒的,还有在苏州做乐器的……整个拍摄内容有600多个小时,最后选了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剪成现在的106分钟。”他表示,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拍的就是人:“这个世界上有人过着那样的生活,他们打动了,我想也一定会打动你。”

聊到黄忠坚,萧寒笑着表示,一开始他们是去拍黄忠坚的师傅的。后来看到这个小伙子学拳学舞狮很有劲头,很痴迷,很坚定,还很幽默,让萧寒一下子想起了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于是主角就从夏师傅变成了黄忠坚。

昨日在现场,黄忠坚也和观众一起看了

电影:“这就是真实的我。”他告诉记者:“最初面对镜头时,其实非常紧张,不知道要做什么,担心说得不对,担心屋子是不是太乱。但是导演和我说,不要做任何修饰与改变,只要真实表达就好,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适应了镜头面前生活,甚至偶尔会忘记镜头的存在。”

聊到这部纪录片为何要取《一百年很长吗》这样一个片名时,萧寒说,一百年对一门手艺来说不算长,但一百年对人来说就是生命的极限。他希望用相对诗意和富有哲理的片名,让观众从电影故事中跳出来,对自己的生命有所审视。

《一百年很长吗》片尾曲是赵赵作词,黄渤演唱的。

“我和黄渤聊天时,他说起自己做小歌手那段时间,在绿皮火车上看见那些小城镇小村庄,那里的人或许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家乡,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有梦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用力地活着。《一百年很长吗》说的就是那些用力活着的人……”

本报记者 陆芳